

# 东度记

## 第一回 南印度王建佛会 密多尊者 阐禅宗

话说混沌初分，天地为两仪，日月星辰为四象，山川草木，飞禽走兽，数不尽的万物，生于其中。即人亦万物中一物，只因人灵物蠢，人有知觉知识，能言善语，故配天地为“三才”，乃最灵者。以本来原有个正大光明的道理，自生来在孩提时，混混朴朴，未调未漓。光明一理，包含五内。及至长大成人，知诱物化，邪魅外侵，本真内凿，把个大道丧失。所以万圣千真，立言行教，只要人克复本来，见性明心。这克复的何事？明见的何物？就是为臣的，既受皇王官职，尽心事主，忠义报国，大道何等光明！乃有一等，贪位慕禄，希图富贵，借身家，不顾国。那里知根本既坏，枝叶终伤，后世子孙，宁保不坏？为子的，要思身从何处来，乃父母生育。且说那十月怀胎，三年乳哺，何等深恩，孝敬不违，劳而不怨，大道何等光明！乃有一等为子的，贪妻爱，纵私欲，不孝双亲，那里知天鉴不宥，王法无私，报应却也不小。为弟兄的，应该念父母血脉，同胞生来，弟敬兄、兄爱弟，何等光明大道！乃有一等，争家产，为钱财，视弟兄如陌路，待手足如寇仇，那里知天合的弟兄既失，人合的财产怎长？为夫妻的，阴阳配偶，子孙相承，相爱相怜，何等光明大道！乃有一等，贪淫纵欲，弃旧怜新，憎妻宠妾。更有淫妒妇女，不守妻节，败坏风俗，多有性命不保。为朋友的，要知德业相劝，过失相规，大道何等光明！乃有一等，势利交，酒食友，处富贵亲如手足，当患难视如路人。那里知天道好还，灾难莫测，谁为救恤？这五伦道理，正大光明，人能永保不失，自然邪魅不侵，灾害不作，福善资身，以完全生人道理。便是圣贤仙佛，也不过克全了这道，少有所失，便入邪宗。后有清溪道人五言八句，指出克复光明要法。

诗曰：

大道原明彻，邪魔扰世缘。  
莫昧菩提树，须开宝叶莲。  
五伦同此理，三省即先贤。  
克复工须易，予欲又何言！

且说东京孝武帝宁康年间，天下广阔，海宇遐荒。出中华外国，有五印度国。一个南印度国海边，有一渔父名叫卜老。因他终日面无表情，见人只是嘻嘻，人称他做笑不老，他夫妇两个，日以捕鱼资生。一日捕得巨口细鳞，将欲烹食，只见那鱼有乞哀贪主之状。夫妇怜慈动念，乃计议放主，把

---

尊者——佛教称德、智兼备的僧人为尊者。

未调未漓——未受损伤，未达充盛。

五内——指心、肝、脾、肾、肺五个器官。

宥(yòu，音右)——原谅，宽容。

救恤(xù，音序)——救济。

菩提树——亦称“觉树”、“道树”。相传佛祖释迦牟尼在革钵罗树下证得菩提(觉悟)，故称革钵罗树为菩提树。

三省——《论语》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

孝武帝——东晋皇帝司马曜。

宁康年间——公元373至375年。

遐(xiá，音霞)荒——遥远荒凉。

这活鱼仍投海水。那鱼洋洋游去。夫妇二人，便思持斋改业，怎奈边海无策瞻生。正窘急处，忽来一个老僧，到门化斋，只是大笑不止。渔父虽笑，这日却有些戚容。老僧笑问道：“渔翁，贫僧素知你好笑，今日何故面色凄凄？”渔父强陪笑脸，那渔妇便答道：“师父你有所不知，我夫妇原以捕鱼资生，近为捕得一鱼，将欲烹食，那鱼状若乞怜，我夫妇不忍，放他归海。因思人生世间，有可充腹之物，有可治生之事，何必伤物性命，以养人身？弃了此业，又无计资生，我夫为此戚戚。但我夫平日好笑，他道：‘有鱼便有酒，有酒便有笑，有笑乃不老。’人所以因他姓名，遂呼他为笑不老。不知长老也笑不休，却是何因？”老僧答道：“贫僧打从中华来，到一处白莲社，遇着一位远公和尚，他有‘虎溪三笑’禅机授我，因此学他之笑，一路化斋到此，逢人便笑。海边村户人家，都叫我贫僧做笑和尚。”渔父笑问道：“师父，我笑有个话头儿，你笑不知可有？”老僧答道：“贫僧有几句活头。”渔父道：“请念念我听。”老僧一面笑着，一面口念着，乃念道：

笑，笑，笑，谁人识得这关窍。远公传我这根因，我因笑得笑中妙。岂是痴，非是傲，说与渔翁休见道。你今向我笑笑人，我向你笑有玄奥。笑嘻嘻，自知道，非是笑九流，乃是笑三教。不笑为臣忠，不笑为子孝，不笑白发自红颜，不笑贤愚并不肖。也不笑矜骄，也不笑势要，也不笑东施嫫母陋放颧，也不笑子建潘安才与貌。那笑陶朱猗顿富多金，那笑范丹苏季贫无钞，非是笑愚顽，不学甘弃暴。非是笑旁门，误入左道，非是笑瘡豸目不成人，感叹悲嗟怨天造。仰天终日笑无休，今笑渔翁寄长啸。这呵呵，有独乐；这哈哈，有自好。只为太平时序乐雍熙，但愿丰亨元旱涝。四时佳景物色奇，风花雪月堪欢跃。一身丢开名利关，烦恼忧愁俱不效。古往今来只如斯，家风落在这圈套。你也嘻，我也笑，笑的是，浮生空自忙，是非闲争闹，人生何苦绌双眉，且学老僧腔与调。

笑和尚念毕，乃问渔父：“你的话头儿，也念念贫僧听。”渔父笑道：“长老，我的话头儿，却是四个《西江月》，道：

叹世悲哀忧戚，怎如哈哈嘻嘻。人生纵有百年期，几被忧愁夺易。智者虽教看破，人情自古难齐。得欢笑处且怡怡，好个呵呵生意。满屋哄堂大噱，一人独自向隅。世间惟有这须眉，他也立身天地。

笑伊秃发何事？笑我终日渔鱼。只有沽酒落便宜，因此呵呵为计。”

笑和尚听罢，笑道：“渔翁，你既呵呵为什，怎的又面带忧容？”渔父道：“师父你不知，我前捕得一巨口细鳞，将烹而食，那鱼状若乞怜，我夫

---

三教九流——三教：指儒、道、佛；九流：指儒，道、阴阳、法、名、墨、纵横、杂、农九家。泛指社会上各色人物和行当。

嫫母——传说中的丑妇人。

子建潘安才与貌——子建：即曹植，三国时曹操第三子，能属文，才华横溢；潘安：西晋文学家，形貌美丽，后世以潘安代称美男子。

陶朱——春秋时越国人范蠡的别号，曾佐越王勾践灭吴，后弃官从商致富。

猗顿——战国时大工商业者，大富豪。

范丹——东汉人，字史云，生活极贫困。

苏季——即苏秦，战国时纵横家，生活一度极贫困。

诒（guà，音挂）误——贻误，连累。

噱（jué，音绝）——大笑。

妻一时不忍，纵放他生于海。那鱼得水，悠悠洋洋而去。因此我夫妻要持斋改业，又虑资生无策，因此忧虑不觉见于面，使师父见知。”笑和尚笑道：“渔翁，你夫妻既发慈悲，放生活物，我贫僧自有个与你资生计策。昨游海岸，见一物放大光明。近前看是何物，乃是一件宝贝，欲要把这宝埋藏海岸沙中。你夫妇既有放生活鱼的仁心，贫僧岂无为你资生的好意！你可将此物，上献与国王，大则授你一官半职，小则赐你些金银。何须虑养生度日？”渔父笑问道：“师父，你见的是何宝贝？”笑和尚答道：“此宝不是凡宝，你听我道：

一粒如粟，千劫不坏。坚牢不说，金刚九转炼就，万边霞光，照耀堪同日色。问根缘，从静定中生：说奥妙，自虚灵处发祥。如如不动，行无所住。才有这样圆通，岂是那般虚幻。总来一个老禅和，留却久修舍利子。”

渔父听得笑道：“我也曾闻僧家久修得道，化火自焚，必留一粒舍利，万劫常存。但这宝贝，上献国王，安知他受也不受？且这室今在何处，何计取来？”笑和尚笑道：“此主远则九万鹏程路尚近，近则一刹那间取即来。人人皆有，个个不无。”乃自胸襟内取出，付与渔父道：“舍利此物就是。渔父好去献王。”渔父接得宝贝在手，那和尚化一道霞光而去。渔父得了舍利，打点进献国王不题。

且说南印度国王历代传来，崇奉三宝。到一个国王，名德胜，生一子，心爱出家，修行成道，法号“不如密多”。这尊者誓愿普度群迷，同归大道，后成正果，位证二十六祖，演化东印度，此系前东度二十七祖成道。嗣后南印度国王，又传位一个香至王。生三子，其季子名菩提多罗，也只爱出家，法号“达摩”。这老祖得二十七祖法器，欲继普度之愿，乃率弟子，演化本国，虽本无言之教，一意度人，明心见性，遵行正大纲常，自西竺东来，遇梁武帝，言论未合，摘芦渡江，遗留圣迹而去。此乃后东度，今且按下不题。

再说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，听得海边渔父进献舍利子，乃到国王殿前。果见王坐朝，执事多官拜罢，一官朝王奏道：“今有海边渔父进献舍利子。”国王闻奏道：“国以贤为宝，民以食为天。进献的，不以贤、不以粟，那舍利子要他何用！”令执事官不得传呼。正才传令，只见殿阶前一个僧人，身披着锦烂袈裟，手执着九环锡杖，却不是近地来的禅和，也不是外国到的长老，乃是密多尊者。国王一见便问：“汝有何意见朝？”尊者答道：“臣僧闻渔父进宝，特来谒王。”国王道：“予正在此说这宝无用于国，免传他进。”尊者答道：“我王以何为有用？”王曰：“进贤治国，献粟食民，这却有用。”尊者答道：“信如王言，但臣僧愿王收此舍利，盖座浮屠 宝塔藏了，建个佛

---

持斋——佛教称吃素食为“吃斋”；佛戒遵守斋法不违犯叫“持斋”。

劫——佛教谓极为久远的时节。一般分大劫、中劫、小劫。说人的寿命有增有减，每一增及一减，各为一小劫；合一增一减为一中劫；一大劫包括“成”“住”“坏”“空”四个时期，通称“四劫”。

舍利子——相传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珠状物，佛教徒称之为舍利；后来也泛称德行较高的和尚死后烧剩的骨头为舍利。

三宝——佛教称佛、法、僧为三宝。佛，指创教者释迦牟尼；法，指佛教教义；僧，指继承、宣扬佛教教义的僧众。

季子——兄弟排行中最小的儿子。

梁武帝——南北朝时期皇帝萧衍。

浮屠——亦称“浮图”，同“佛陀”，即佛。

会道场，以修功德，以遂臣僧普度化缘。”国王听得尊者道场功德之言，乃问道：“道场功德何在？”尊者答曰：“在王一心。”王曰：“予一心只在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”尊者答曰：“王心敬天，自然风雨调顺。王心法祖，自然民国泰安。”王笑道：“这道场，予知之矣。但不知此外更有何功德。”尊者答道：“建立道场，小则悔过消愆，大则超亡荐祖。功德甚多，却也说不能尽。”王又笑道：“予尝闻子有普度化缘之愿，且说佛会道场，俱为外务末节。”尊者答曰：“佛会功德，即是度己、劝世、化俗，于功德最大。”王又问道：“怎么最大？”尊者答曰：“君子遵守王法，小人犯禁行恶。纵有刑加，藐然容有不畏。及闻佛会，便起敬心。不说三尺之严，顿悔一朝之过，有助政教，故云劝世。若上智不须佛会，君子可无道场，化善信，修阴功，前人留下这功课，愿王遂臣僧普度化缘之行。”王乃笑道：“据汝此说，予正欲使四民守法，或有藐然不遵，使他同归于善。便就修建一个道场，以答谢天地，未为不可。”乃令众僧依据科仪，建立法事，立尊者为班首。尊者辞曰：“臣憎时有静功，未便班居众首。”王作主乃立众僧中有德行者，职司班首。以尊者主坛。道场既建，水陆毕陈，虽遂普度化缘，实乃祝延王寿。

按道场功课，灯烛虚仪，菩萨岂拜念所干，佛祖非香花所爱。只是善念在人心，昭

格在祷祀。那一念投诚修建，阳长阴消，福缘善庆，盛世不废，功德有些。

按下尊者为王启建道场不题。且说昆仑演派，蓬岛分流，海有五岳四渎，名山胜水，那一处不藏隐着神僧高道。有座蛇峒深峡，削壁悬岩，中藏着一个全真道士，法名玄隐。这道士，他服炁不服气，已列仙班；修性复修命，将成正果。一日偶出洞门，忽闻香信，把道眼遥观，便知南印度国中修建胜会，乃向道童说道：“国度焚修，我与汝当随喜，我驾青鸾先行，你可深锁洞门，身骑白鹤后来。”道童唯命。只见道真驾着青鸾，颀颀霄汉，上下玄穹，霎时到了国中。入得道场，先礼圣像，后接众僧，便问主坛。众僧答道：“主坛尊者入定未出，道师当谒国王。”道士依言，先朝见国王，方来坛中拜谒尊者。此时尊者出定，两各叙礼通名。道士乃向尊者问道：“掸师，你佛会何因修建？”尊者答曰：“为王得舍利，且因贫僧有愿普度，故建此道场。”道士道：“何样科仪？怎生功课？”尊者答道：“酌水献花，焚香课诵。”道士笑道：“此灯烛仓耳。”尊者亦笑道：“道门依样，也有醮事。”道士笑道：“吾门固有，但其中如导气运神，水火炼度，还有一种实用工夫，

---

愆（qi n，音牵）一罪过，过失。

藐（mi o，秒）然——轻视的样子。

科仪——法规，条例，法定的仪式。

昭格——表明自己意念的高低。

四渎（dú，音读）——通海的河流；古以江、河、淮、济四水为四渎。

峒（k ng，音空）峒（tóng，音同）——地名，山洞。

鸾（luán，音恋）——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。

颀（xié，音斜）颀（háng，音杭）——鸟飞上飞下。

玄穹——深远的天空。

谒（yè，音夜）——进见。

醮（jiào，音叫）事——道士设坛做法子。

如龙虎坎离，婴儿姤女，九转还丹，一真朝圣，便与师尊空门大异。”尊者答道：“道师说果不差，只是吾门岂专焚修课诵，徒张钟鼓香花，也有入定出静实用功德，与道家共派同流。只是后人分门立户，各显其宗，毫厘之差，千里之谬矣。”道士道：“果如师言，吾门抱元守一，即是释家万法归一。释家言五蕴皆空，即是吾门常清常净。又何差别？”尊者道：“无始以来，我与道师心同此理，但愿后人各归正向，勿入邪宗。若有矛盾争岐，须引他辙轘共轨。”道士唯唯称善。后有称两教事异功同五言四句。

诗曰：

运行正乙法，释修劝化因。

有如抚共剿，总是正人心。

---

坎(kǎn, 音砍)离——八卦之二种，《说卦》：“坎者水也”；“离为火”。

五蕴——佛教名词，又作“五众”“五阴”。蕴意谓积聚、类别，即“色蕴”、“受蕴”、“想蕴”、“行蕴”、“识蕴”。此五蕴狭义为现实人的代称，广义指物质世界（色蕴）和精神世界（余四蕴）的总和，是佛教全部教义分析研究的对象。

## 第二回 道童骑鹤闯妖氛 梵志惺庵留幻法

话说道士与尊者阐明真宗，僧道众信备开悟，始都说两教原自合一。国王传令旨，斋供了道士，给赐了众僧。当时见闻的，也有披缁入释门，也有簪冠投道教，尊者与玄隐俱各指示他个入门路径，各各感叹称扬。道场既完，玄隐便驾青鸾，回归洞府。只见洞门深锁，不见了道童、白鹤。把慧眼四顾，曲指一推，道了一声：“呀！道童误入旁门，白鹤倦投蜃腹。虽然是邪魅迷真，却也是他贪痴被诱，本当救援归正，一则道童有误入旁门之难，一则丹鼎有铅汞将成之功，且效羲皇，北窗高卧。”后有赞叹玄隐修真乐处七言四句。

诗曰：

快活仙家远俗尘，茅庵草舍养精神。

任他童鹤迷邪魅，且作羲皇枕上人。

话说道童骑鹤，蹁跃云汉，只因领师旨，锁闭洞门，那青鸾先去，他与鹤未逐鸾飞。一时离了海岛，在那半空观望景致。只见那空中楼阁重叠，树木森森，不说洞府之居，俨似神仙之宅。乘鹤径投，那里是雕梁画栋？睁睛去望，原来是气化虚形。却不是别物，乃是雉鸟化生的海蜃，邪迷逞弄的妖氛。楼台尽皆幻设，树木都是诡装，引那鸟倦投林，便张喉吸腹，那蜃也不知是道童人类、灵机应物，怎肯与蜃吸吞？两各浑搅争强。毕竟人强物弱，闹不过人。故道童得鞭鹤仍出蜃口，登得海岸。却把个精神被蜃争夺耗散，那白鹤也力倦心疲，俱在海岸上喘息。有分叫：

邪魅迷却真常性，万种因缘变化生。

却说天地生育万物，既有个阴阳消长的道理，便有个胎卵湿化的根因。乃人从胎类，禽属卵生。一切昆虫或因湿化。人在胎生，那上一等王侯卿相，或是神圣临凡，或是星辰下降。又一等富贵中人，多福多寿，或是善人转化，或是忠孝脱生。那最下的一等，疲癯残疾，困苦刑伤。纵然说五行是坎，二气乖张，却也多有心地黯黩，过恶昭彰。若不知改行从善，把心地明正，这阴阳五行，却也真个奇怪，不变转在自身，就更张在后代。世间既有这阴阳变转的道理，就在个主宰这道理的圣神。故此冥冥中有个掌脱化生死的主者。只说这国度，海隅有一地方，名唤惺惺里。里中有一姓卜之家，人户众多。那渔父笑不老便是其族。只为他夫妇捕鱼资生，一时感发善心，放生活鱼，冥冥就遇着神僧，与他个舍利宝贝，进献国王，赏了他金银归家，

---

缁（zī，音兹）——黑衣。

簪（zān，音咱 阴平）冠——戴上帽子。

蜃（shèn，音慎）——大蛤蜊。海面或沙漠上空出现的由光折射形成的城廓楼宇等幻像，古人误以为是蜃所吐之气，称之为蜃气。

敕（chì，音翅）援——用道法援助。

羲（xī，音希）皇——即伏羲，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。

疲癯（láo，音龙）——衰弱多病。

五行——即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物质。

坎（kǎn，音览）——困顿。

二气——指阴阳。

黯黩（àn，音坦）——深黑。

改了这捕鱼生理，做些有本营业。

却说这卜者有个族弟，名唤卜公平，只因他心地浅窄，行事刻薄，村里起了这个姓名。卜老年近五旬，尚然乏嗣。冥司掌管脱化主者，一日检阅善恶簿中，观见渔父积善根由，得了神僧舍利致富，乃道：“此等善良，一富未足以报。”及查卜公平，无甚过恶，只为心地不明，行事刻薄，便道：“此等宁无报应？”乃查他二人后嗣，俱该不绝，遂于脱生簿上注笔：“卜公平将雉化蜃为他后嗣。卜渔父把迷蜃鹤作他儿郎。”注定生期，令投胎舍。为何把这两种脱化？只因蜃逞妖弄诡于生前，便教暗昧幽冥于再世。那鹤本自海岛，素有清修，既从羽化，免堕卵生，又因渔父善念感召，卜公平刻薄自由，报应昭彰，诚为可畏。后有叹蜃狡脱化一词《黄莺儿》道：

蜃气化为楼，谁飞禽，吸入喉。亭台花榭皆虚谬，飞鹤倦投，道童误游。险些儿、

做他粮糗。转轮愁，狡奸脱化，顽钝没来由。

却说白鹤与海蜃俱化。道童见白鹤望空扬去，也只得他回归海岛，自己一个，被那蜃气夺蔽真灵，终日海上往来。却遇着一个道者，乃海上修行之辈，他连毛发，若似全真；剃髭须，又同长老，想是半从释教半从仙，半悟禅机半悟道。这道者游方海上，遍谒村中，到得这惺惺里，却遇着卜公平老者，正产一男，生下来浑浑沌沌，夫妇心情不喜。见了道者入门，忙延他上坐。乃问道：“师父何方来的？何姓何名？有何道术？”道者答道：“小道边海人氏，法名梵志，只因指甲修长，人都呼我‘长爪梵志’。若论道术，有呼风唤雨之能，倒海移山之法。只因我两教双修，又好些旁门外术，故此未成正果。昨游海岸，到得贵村，见有毫气漫空，却从善人居屋上出，知必有好事在门，因此来一则抄化，一则访贤。”卜老答道：“正是。日前我族间生一子，清标雅致，只是略有些瘦弱。我也产了一个儿郎，却浑浑沌沌，似一个顽钝之子。不知这是何说？”梵志笑道：“小道善医调，管你这瘦弱的强壮，蒙懂的聪明。”卜老大喜，便留在家供奉。

一日遍会里中亲友，各捐金钱，盖造一庵，名唤惺惺庵。怎唤做惺惺庵？只因里唤惺惺，便就庵同其里，惺惺之义，实乃方寸一窍通灵。这梵志住在庵中，依方调治，这顽钝之子日益昏蒙，那瘦弱之男，尤然憔悴。心下思量良药，却好正行海上，寻取仙方，遇着一个道童，行走到来，向梵志稽首。梵志问其来历。道童却是蜃气蔽了灵机，不能应变，便把笑和尚指为师，说道：“自幼出家随僧，迷失父母籍贯。”梵志见其伶俐，乃留在惺惺庵，收为弟子，教他些障眼幻法。这道童却也心地聪明，都是妖蜃邪魔在腹，那移变幻甚精。梵志一日见医两子不效，久住意懒心灰。又觅道童法术，到比师高妙几倍，思量携了徒弟远去游方，又恐笑和尚来寻道童，心生一计，对道童说道：“你随我日久，学法颇精，但你师傅来寻不便，我与你且离此地，前往别方修行。只是这卜老等爱厚未酬，二老之子药医不效。我欲小试一法，使他不疑不怪，方与汝去。”道童答道：“师父要行何等之法？”梵志道：“必须把他两个小子病根除去，得些金宝谢他，方才快乐。”道童道：“这

---

诳（kuáng，音狂）——欺骗。

糗（qiú，音求 上声）——干粮。

顽钝——愚蠢而又迟钝。

抄化——募化。

稽（qǐ，音起）首——古代的一种跪拜礼，叩头到地。

有何难！”却好两个雀儿在屋檐飞跃，道童把气一吹，那雀儿顷刻跳下地来，变化两个孩子。一个肥胖胖，跳钻钻；一个俊聪聪，伶俐俐。道童喝道：“速去遮瞒了来。”只见二雀变的孩子，飞空去了。梵志喝采称妙。他却也就念动咒语，平地下裂一穴，拥出金银无数。

师徒正笑间，只见庵门外，一个渔父，一个卜公平，同着三五会友，笑嘻嘻进庵来，见了梵志师徒，又见满地金银，这几个人利欲心动，你抢我袖，便忘了亲友情分，几乎争殴起来。那里礼甚道者！抢夺了一会，去的去，留的留，渔父与

卜老方才称谢梵志道：“师父好妙剂，好药方！两家孩子俱病愈，就如换了个人一般。不是师父建此庵，我们怎得这许多金宝！”梵志随答道：“正是。小道久在贵地，多承供养，无因报答。天教二位麟郎病愈，且赐许多金银，足以酬谢列位高情。今日良辰，欲要携徒前往名山洞府，访拜高贤。”众人苦留。梵志只是要行。留的是金银，动了众人心，这会卜公平等处。梵志当时，拜辞了众老，携着道童前去，又恐笑和尚赶徒弟，乃留下一种幻法，以防去后。他怎知道童妄说旧禅师，幻法空留遗笑柄。一时梵志与道童伪弄的机巧，不但使人喜喜欢欢离别，且令众老各各忘义抢争。后人有叹利欲动人世法障眼一词，乃是《沁园春》词曰：

世道堪嗤，利名可知。金银未见，甚契阔情爱，抖然物欲。动心贪痴。那顾亲朋，争少攘多，恨力绵势弱，一脚踢倒道心思。且遂却，我眼前富有，管甚奸欺！

按下梵志携着道童，离惺惺里前行。且说尊者，自道场圆满，国王赏赐了渔父，把舍利子建塔安瘞了。一日朝会大众，只见丹陛之前，尊者立地，口称辞王东游行度，国王问道：“子欲行度，当于何所？”尊者答曰：“臣僧随方面化，因类而度，无有成心，安有预所？”王曰：“汝试说明，予因知汝去向。”尊者把慧眼一观，乃答曰：“臣僧行度，多在东方，去来有日，愿王保爱圣躬，毋忘调摄。”国王首肯，于是尊者稽首辞王，收拾衣钵，择日启行。当时门下四个徒弟，尊者只欲带一个随行，乃设一问难以试。却将手内数珠，唤四徒近前，说道：“汝等随吾日久，个个体爱，但东行不能俱随，欲同一个外游。今以禅机为试，汝等说是何物。”当时一徒名唤元湛，答道：“师父手中却是数珠儿。”一徒名唤元同，答道：“师父手中却是菩提子。”一徒名唤元空，答道：“师父手中却是念头儿。”一徒名唤元通，答道：“师父手中却是不忘佛。”尊者听毕，乃令三徒侍奉香火，共守常住，只带元通一人随行。三徒不乐，尊者道：“汝等三人不须怀愠，后有继吾东度僧人，汝等因缘，终成再劫。”三徒各各惟命。至期良辰，乃辞朝及诸宰职并僧俗人等，出了国门，望东前进。后有五言八句赞叹尊者东度胜举。

诗曰：

世俗染多迷，何独东印度。  
各具明镜台，苦被红尘误。

---

麟郎——同令郎。

嗤(chī, 音痴)——讥笑。

契(qì, 音气)阔——久别的情愫。

抖然——突然。

安瘞(yì, 音义)——安葬。

怀愠(yùn, 音运)——怀恨。

尊者大慈悲，指引光明路。

愿佛一朝新，而无有恐怖。

九九老人读记，有七言八句以赞功德。

诗曰：

莫言东度事荒唐，缚魁驱邪正五常。

悖理乱伦归孝弟，移风易俗乐羲皇。

格心 何用弓刀力？化善须知笔舌强。

更有虔诚勤礼拜，敬天敬地敬君王。

话说玄隐道士高卧北窗，忽然觉来，想起童鹤未归，乃唤青鸾近前，嘱咐道：“误人蜃氛，固是道童；翱翔住翩，却乃白鹤，你与他两个同逍遥吾门，今他迷却故乡，你宁无拯救？”那青鸾听得仙旨，即便六翮凌空，片时到地。在那海岸左盼右顾，白鹤杳无踪迹，道童却在惺庵，乃一翅飞来，直到庵前，未提防梵志已留幻法，道童久离庵门，偶然绊索飞来，把个青鸾两翅双足，牢拴紧缚，挣挫不脱。那看守惺庵火居道人，忙将青鸾捉住，剪了翅儿，阶前畜养。这正是：

邪氛迷去千年鹤，幻法牢拴两翅鸾。

不是圣僧行普度，山中怎得好音传？

且说尊者与元通弟子自出东郭，望前行走，到得一村落人家。这村落，左环高山，右临瀚海。尊者与元通见了，说道：“你看这村人家，树木森森，风烟荡荡，山明水秀，犬吠鸡鸣，却也好个村舍！”元通答道：“果是好个村舍。”怎见得？但见：

苍苍山绕屋左，玉壁何殊；茫茫水演居右，银河浑似。绿树拥出，青烟缥缈，绳枢瓮牖；碧波横飞，白雾萦回，东岸西洋。鸟韵铿锵，应谷声，和律吕；鱼鳞闪烁，翻锦浪，鼓精神。樵子渔夫，东歌西唱；山光水色，朝变夕更，都铺叙的满村景致，足见的一境风光。且是径通大道，往来何必问津；只见庵闭重门，清幽可堪寄旅。

尊者与元通走到村口，不见居人，但深入林间，只见一座茅庵，门悬一扁，上写着“惺惺庵”。尊者乃令元通击门，庵中忽应声开户，却是一个人居道人。见了尊者师徒，便请入内堂里坐。尊者瞻礼圣像，道人随捧出清茶。尊者按茶在手，便问：“此庵何人所建？何宅香火？”道人答道：“这庵昔有位道者，在这乡村化缘进道，村间檀越发心，盖造这庵，与他栖止。他居此日久心烦，日前辞了村里众檀越，往东去了。”尊者问道：“道者讲的何道？”道人答道：“他随人询问。应对却也不穷，只是法术果然高妙，神通真个不凡。他有呼风唤雨之能，倒海移山之术，不是那平常挂搭僧人，岂同而今化缘道士。”尊者听了，微微笑容，问道：“你这村间，却是那个檀越重僧？那个善人庵主？小僧师徒路过此间，也要拜访一二高贤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庵外一叟，走进门来。见了尊者，便施礼问道：“二位长老从何方来，要往何处去？那寺院出家？甚姓名呼唤？”尊者不言。元通乃答道：“贫僧打从南印度国中而来，要往东印度国内而去。自幼本国出家，名号不敢隐讳，

---

格心——使心灵或思想符合一定的规范或标准。

绳枢瓮牖(yō , 音有)——绳枢：用绳子系户枢；瓮牖：简陋的窗户。形容贫困人家。

律吕——我国古代审定乐音高低的器具，依次从低音到高音排列的十二根竹管中，双数的叫吕，单数的叫律。

檀越——施主。

偶造宝庵，不胜轻妄。请问老施主高姓大名？”老叟答道：“老夫姓卜名公平，这村间，只因往年来了一位道者，深有道术德行，在此化缘。我们几个道友，盖造此庵与他栖止。近来因他收自一个迷失道童，教习他些幻法，被人识破，故此辞别这坊，往东去了。”元通笑道：“适才道人甚夸他法术高妙，老叟因何说他幻法？”卜公平笑道：“比如老夫产了一子，甚是顽钝，他道能医，日久不愈，乃设幻法把个雀儿变做孩子，哄诱我家。一时甚喜，及他离庵去远，这孩子即露本相。又道久扰我辈，平地现出金银，诱哄我们争夺一番，也待他去远，俱是些砖石。故此这道者，损了一去之名。若犹在此，有何面目！”尊者听得不言，只是微微而笑。元通乃向卜叟问道：“叟！孩子如今却如何？”卜叟答道：“犬子只是浑浑沌沌，蒙然不晓。”元通道：“医此何难！”卜叟笑道：“日前道者，也是此话。师父你又来调谎。”元通答道：“卜僧不敢欺。古人说得好：‘大病用功，小病用药。’若叟孩子这恙，可以不药而愈。”卜叟听说大喜，便留尊者师徒在庵居住。次日众老齐来探望。却好渔父在内，他认得尊者，乃道：“原来是道场主坛的师父。且问治疗孩子何方？”元通又把前话说出。尊者但笑向元通说道：“徒弟说差了。两个小孩子，既不用药，却行何功？”元通答道：“药既不用，功自有方。”乃向尊者面前，把胸腹上一摸，尊者点首，却是何义，下回自晓。

---

栖(q, 音七)止——安身。

### 第三回 蒲草接翅放青鸾 枪棒化蛇降众少

话说元通手摸胸次，尊者点首。众老中一人问道：“师父明白见教，功是何用？药是何方？摸胸是何主意？”元通答道：“功乃出定入静，孩提之童，襍之子，不识不知，况且浑沌，如何教行？药固有方，难医冤孽，如何得愈？摸胸之意，小僧愚见，要老叟自揣。此胸内曾有大聪明、过智计之处么？”这老者听了，把卜公平看了一眼，也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“比如我这笑不老的孩子却伶俐，奈何樵瘁瘦弱。”元通不能答；尊者道：“这亦有因，何劳老施主过问，贫僧既有愿行方普度，自有治疗良法，异日当细与施主详明。”众老唯唯，各去商量斋供。尊者乃与元通寻个洁净居室，方铺下蒲团，只见一只青鸾，被道人剪秃双翅，飞扬不起，在云堂阶庑行行走走，似有凄惨之状。尊者见了，说道：“青鸾，你何事凄惨，必是冤枉在心。想你展翅云霄，栖形海岛，餐松饮泉，与鹤为侣，何等极乐。今日到此，岂是贪茫茫之苦海，恋扰扰之红尘，苦被凡情羁留在此？”尊者一面说叹，一面把双翅梳理，短处将蒲草接长，一口气吹在鸾身，那鸾抖一抖羽毛，展一展双翅，腾空飞起，翱翔上下几回，直向海南而去。

忽地道人走来，见尊者放了青鸾，急的大惊小怪，说道：“师父，你如何放飞了我豢养的青鸾？”尊者不答。那道人不住口的咕咕啾啾，琐琐啐啐。元通乃说道：“道人，你既入庵门，当宗释教，我佛以慈悲为念，方便为门，只有开笼放雀，那有豢鸟为欢？且道人不知你我心情与飞禽何异，譬如人被羈囚，苦恼何状，飞禽被缚，所以惨凄。”道人笑道：“禽鸟心情，师父原何得知？纵有心情，蠢然时有时忘，非比人类。”元通笑道：“你可谓无慈悲矣。出家人第一功德在这两字。你若见得透，参得明，何必敲钟击鼓，焚香礼忏，以求超脱？若执迷不悟，一时便沉沦万劫。”道人听罢，便向元通稽首，后有感此警劝一律。

诗曰：

世间何事最行非，豢鸟笼禽事可悲。

剪翅拔翎绳绊住，粘胶编竹铁丝围。

为伊取乐消闲昼，害我同生性命亏。

劝世三春休捉鸟，巢中子望母飞归！

元通与道人，正讲完放鸾功果，却好众老捧着蔬食素馔，到庵来斋尊者师徒二人。坐间便问：“二位师父既往东，却为化缘，还是访道？”尊者答曰：“化缘乃事，访道亦心。只为小僧有愿普度，故此东行。且问众檀越：贵村唤惺惺，这庵亦唤惺惺，其义小僧知矣。只是其间怎么有些浑浑浊浊气味？”众老笑道：“师父如何说此话？”尊者答曰：“小僧望气，欲要推情，不是居此庵者有物欲之染，便是构此庵的无正大之心。”一老笑道：“师父也说的有理，见的颇真。就如往日，那长爪梵志居此，释非释，道非道，不闻他讲道参禅，每见他收徒演法。居庵日久无验，往东去了。”尊者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常言道：‘出家清净，那有尘氛，’这浊气另在别项情由。”一老道：“这情由可碍甚事么？”尊者答曰：“碍事，比如浊浊就碍惺惺。”一老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乃向卜公平说道：“老友你莫怪，我说就你身

庑（wǔ，音午）——古代殿堂下周围的屋子。

馔（zhuàn，音赚）——饭食。

上便可知矣。你为人平日行为少厚，智计太深，难怪你生的却是个蒙懂之子。我常见人家，父若浑厚，生子必聪，父若刻薄，生子必鲁。公平每日却有些不公平。”卜老听得，便向尊者问道：“师父，我友此言，信有信无？”尊者答曰：“宁可信有，不可信无。”卜老道：“可更改的么？”元通答道：“小僧摸胸，就乃此意。梵志师徒，未得医此妙法，空费方书，徒施幻法不验，毋怪其去。”卜老道：“老夫便认这冤愆，望师父搭慈航、垂普度，但求先将孩子医好，自然不忘功德。”元通答道：“欲医孩子，当先医父。欲疗凡私，当行静定。老叟若肯效我小僧，行一片静定工夫，把凡私动于昔年者，借这工夫一时扫尽。再悔却昔年冤愆，急行些今朝的宽厚，这是欲茂枝叶，先沃本根。根本既沃，枝叶必荣。转暗为明，这感召分毫不爽。”卜老赞叹信服，便拜跪庵堂，求师开度。只见那笑不老渔父近前说道：“师父说家老是了。只是老夫也生一子，却不钝，但瘦怯多灾。这是何因？”元通道：“老来生子，必是你阴德所感，冥冥自有脱生主者，岂肯误你？这老来精血，不比壮岁，瘦弱何妨！但把心术常端，自然孩壮。”渔老点头。众老吃罢素供，随散。只有卜公平，要求静定工夫，他却存后。尊者师徒也不拒他，便口传定静之诀。后有夸扬尊者师徒开度卜老洗心改厚八句五言。

诗曰：

刻薄生愚昧，因缘最不差。

洗心由卜老，普度羨僧家。

刻薄还忠厚，根修自好花。

人能存善念，跨灶必由爷。

话说卜老者得了师徒十之一二静功口诀，回家仿效打坐。老妇问道：“老官今日庵中回来，如何不睡？却曲膝盘足，有何说话？”卜老答道：“庵中师父，传我坐功道理。”老妇道：“这道理有何好处？”卜老答道：“那师父说，坐功便是修养，一则保命延年，一则消愆悔过。好处说不能尽。”老妇道：“如你这半夜不睡，坐的可有好处么？”卜老道：“有好处，有好处。比如我方才坐着，三年前人头上欠我的本利，都想明白了。”老妇道：“这果然有好处。”按下不题。

且说梵志携着道童，行到一村庄，名唤歧歧路。怎叫做歧歧路？只因途径繁多，路中有路，便立了这个名色。这地方路既多歧，人却也稠密。村中聚着三五少年，闲游浪荡，弄棒舞枪，跌对走拳，正在那里戏耍。却遇着梵志到来，便问道：“道者何处来的？要往何处行去？你这一个长指甲，又带着一个小道童子，游方化缘，若撞见不良之徒，如何抵对？”梵志答道：“不良之徒岂肯伤害我出家之人？”少年道：“不良徒或有看你出家面上饶你，倘若山林旷野，忽然虎狼相遇，他却不饶，如何行得，就如我们武艺精强，拳腿利便，思量要出外行走，也怕不良狼虎。”梵志答道：“贫道自有不怕手段、对敌行头。莫说贫道，就是这小小道童，也有来历不怕。”只见一个少年听得，变了面皮，笑道：“道人夸嘴，你两个怎敌得当坊一村人众！且莫说众人，比如只我一个在此，你敢比较拳脚么？”道者道：“这怎敢与施主争能，但贫道远游访贤，也要收揽一两个门徒，修行了道。”只见又一个少年说道：“道人，你既说小小道童，也有来历不怕，如今就与他比个拳脚。”梵志犹前谦让，道童乃动嗔心，说道：“施主们莫要轻视出家人。凭你谁来比对。”一个少年，乃近前一掌打来，说：“我与你比对。”这道童不慌不忙，伸一只右手去搪，那少年手掌荡着道童右手膊上，就如钢铁一般。

击的痛不可忍，缩了回去，便飞起脚来，踢着手膊，如前添了一声响，那脚疼痛，站立不住，往地坐倒。众少年见了，大怒道：“谅此小道童有何手段，对倒我们朋友。”齐执棍棒起来，说道：“道童，你能使棍修么？”道童道：“请施主先使一看。”一少年忙抡起棍，左旋右转，使个五路。道童也接过棍来，前花后搅，开个四门。少年中又一个拿过棒来，舞一回蛟龙出海，虎豹奔林。道童随也舞一回泰山压顶，枯树盘根。众皆喝采。此时喜坏了梵志，却恼了众人。一少年执过一杆明晃晃、锋刺刺长枪，直向道童戳来。道童一跳在高阜之处，答道：“善人如何动了嗔心恶意，却莫怪我小道动粗鲁了。”把手一挥，只见那枪棒尽变做长蛇，张牙吐舌，直去咬那众少年。众人慌怕起来，齐齐跪倒，只叫“饶命”。越叫，那蛇越咬。梵志笑将起来，分付道童收了法术。道童依师之言，收了法术，这蛇依旧是枪棒，在少年手内。

众少年互相议道：“这游方僧道那里是武艺精通，都是障眼法术。我们虽学尽十八般武艺，怎敌得他这样神通。不如拜入他门，做个徒弟，学几件法术，却也好远走江湖。”议定了，便齐齐下拜，说道：“我们村野凡夫，不识至人，请二位师父到我村里闲宅静居，少住几时，胡乱斋供，休罪唐突褻慢。”梵志正欲再招一二门徒服侍，满面笑容，答道：“贫道正欲借个草舍茅檐，静居闲宅，修真讲道，打坐参禅，便是招一二个门徒相共修行，这也是夙愿。”乃随众少年入得村来，果有空闲草屋。师徒进屋，众少年齐齐礼拜，要做门徒。梵志乃开口问道：“吾门原要清净，吾道本欲正修，只是你等立意何向？”众少年开口，也有愿学道希仙的，也有愿参禅拜佛的，也有愿习烧丹炼汞的，也有愿采阴补阳的，也有愿筑基炼己的，也有愿呼风唤雨的。却又有愿演习幻法的，说道：“方才枪棍变蛇、手膊化铁，这法儿甚妙，我若为弟子，先求传授这两种神通。”梵志笑道：“我门中道理甚微，法术颇多，尽教你学，只是我却容纳不多。看你众人修练习学，待各相得手精妙时，再有进退去留之术。”众少年唯唯各退，随愿去学。梵志与道童住在此空闲屋内，教习众少法术、诸家道理。后有讥旁门幻术非修道正趋五言四句。

诗曰：

正道原当习，旁门未可由。

清时有名教，何事不来投？

话说尊者与元通住在惺惺庵，时常把定静工夫教这村老。众中也有得法能行的，也有鲁钝不能的，惟笑不老与卜公平两个得了几分传授。一日，卜公平坐入静中，偶然入了个境界，似梦非梦，见一座公堂上坐着一位官府。公平向上谒见。只见那官府检阅一本簿籍，说道：“你，见我的可是卜公平？”卜老答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官府道：“你这人平昔用心太过，刻众成家，当报你个黯黹之子，不通世务。可喜你遇神僧点化改过，宽厚存心，当使汝子由昧复灵。”卜老禀道：“小人怎该得此子，因何黯黹？”官府道：“此子乃海蜃化生，只因海蜃生前诡设楼台，诱吞飞鸟，故此这般报应。”卜老道：“蜃乃昆虫，既诡譎害物，当降罚他，如何反投人道？”官府道：“只因他吸了白鹤、得了道童仙家些正气，故此不便泯灭。”卜老道：“蜃既吞了白鹤道童，这童鹤却归何处？”官府道：“道童投入蜃氛，邪以生邪，忘却归岛，因他有误入旁门之愆，久后自有度化之救。只是白鹤倦飞，迷入蜃腹，

---

夙（sù，音素）愿——怀抱已久的志愿。

当年虽为蓬岛仙禽，今日却为尘凡人子。”卜老道：“他的究竟若何？”官府道：“有日妖气消散，终是复归仙境。”卜老又问道：“如今化生何地？”官府乃低头复阅簿籍道：“汝不问，我已忘了。当年汝族业渔，只因放鱼积善，老得一子，虽然血气少衰，久后自然发达。”卜老笑道：“阴阳之事，转化之因，未必至此。”官府也笑道：“雀化蛤，雉化蜃，此犹物类相从。乃有美女化贞石，苍狗变白云，其怪诞虚幻若此！汝于世人，莫疑莫异。我冥司，却也成真。但转嘱你族，切莫废弃善因，致生他变。”卜老领诺，猛然惊醒，急奔庵中，把这梦境足说知尊者。师徒但举手合掌，望空称赞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梦由心作，虽幻实真，念我同生，但从正道。”卜老道：“师父，正道何人不从？愚昧怎能会悟？”元通正色厉语道：“老史，你不阴会提撕，怎能阳悟忏悔？”卜老明悉，只是下拜。后有《鹧鸪天》赞此：

幽冥问答假和真，梦幻须知作受因。

恶念自然成恶境，仁慈毕竟报仁心。

天堂近，地狱深，深处何如近处亲？

谁人不乐途由近，争奈行非堕入阴。

元通听了卜老梦境言语，看着尊者，叹道：“可畏！可畏！幽冥报应育如此分明彰著。”尊者道：“理须不爽，只是二老信受，不变前修，我与汝不负传授他一片好心。久后还共登彼岸。”元通道：“弟子却也不知蜃化人、人化鹤，将来作何度脱？”尊者道：“虽是各从化缘，如今却迷正道。少不得使他得闻正道，仍复真元，自成正果。”元通稽首称谢。尊者乃辞别惺惺庵众老，往东路行。众老苦留不住，卜家二老涕泣不舍。尊者但安慰，叫他勿忘静定，父子真传，自有善缘在后。二老谢教，仍求尊者再赐一言垂后。尊者乃留四句偈语，二老拜受而别。

偈曰：

知善贻聪，识恶生晦。

念梦警因，不忘逢惠。

话说卜公平只因刻薄，不明心地，便生个愚昧之子。虽遇尊者开度，冥府宣明，他半信半疑，少改前非。这愚昧子却也未尽变化气质。笑不老渔父，放生改业致富生子，他却得了尊者开度，在家时演静定工夫。老妇习知，也能打坐。故此孩子渐渐病愈。他孩子却是白鹤迷入蜃氛，与道童同忘归岛。道童误入旁门，这鹤却栖迟海畔。卜渔父夫妻得了尊者开度，孩子病愈。这白鹤一灵虽化作人身，他原形尚存。却说青鸾被惺庵道人拴缚，得尊者救度，飞起在云霄空里。忽然见白鹤在那海畔，恹恹如病；又见那鹤傍枯鱼蜃壳。他原是一类同气，故此一翅飞下。白鹤见了，也不党的展双翅，随鸾归岛。玄隐道士见青鸾引鹤归来，却不见道童，他已识破妖氛迷鹤、道童误随旁门这些因缘情识，却故意把白鹤喝道：“这畜逐邪成病，我且不说破你去向的灵根，只是你且去静守松林岩谷，吸露餐霞，再勿犯清规。久后真灵自复。”那鹤听了，状若点首而退。玄隐乃唤过青鸾，嘱咐道：“汝领吾仙旨，逍遥云汉，又不知贪恋红尘何项，被人羁绊到今。看你彩翎多损，蒲草尚留，纵然寻得鹤回，道童因何未返？速去找寻，不得迟误！”青鸾两眼望着道士，一嘴两腋搜翎。玄隐便知他意，乃吹了一口气在鸾身上，那鸾翅根根长出，

---

提撕——提引；提醒。

贻（yí，音仪）——遗留。

顷刻叫舞起来，一翅直飞上端而去。后有夸道法神通、青鸾长翅诗五言四句。

诗曰：

鸾鹤非凡鸟，神仙岂等闲？

一吹生两翅，妙宝出丹田。

#### 第四回 众道徒设法移师 说方便尊者开度

话说长爪梵志在岐岐路村内，教授备家少年道法。那愿学道希仙的，苦于金丹难炼；那愿学参禅的，苦于佛法甚深；那习烧铅炼汞的，难于火候；那要采阴补阳的，没处寻偶；那要学筑基，又难炼己；那要学唤雨，不会呼风。只有几个演习幻术的，他到精通。俱是那少年心性，好怪务奇，故此学成了几般法术。能指山成路，画路成河，呼邪遣怪，撒豆成兵，遇景生情，真个玄妙。一日，梵志见道童长成、众少年习熟，但冗冗杂杂，不是个出家修行规矩。乃设一计，向众徒说道：“吾门原要清净，吾道原欲正修，汝等随吾多精幻法，终是未得成佛作祖。我意欲试汝内中一二人，谁有些智量，能继吾道，便传授肯綮，随吾方外一游，归来了道。”众徒答道：“弟子等蒙师教授道法，得入门墙，俱要随侍，谁肯异心撇众，独受肯綮？”梵志道：“不然，出家修行，也不是多人，晓行夜聚，觉来不便。”只见道童开口问道：“师父以何法试我弟子等？”梵志道：“汝等分作左右两班，吾试汝一计。比如吾坐在这屋内堂中，谁能移我出大门之外，如能者，班居左；不能者，班居右。”众少年想了一想，居左班者四五人。梵志道：“居右班者是不能移的，自是没智量，难承受吾肯綮，一个也随带不去。你这左班，是有智量，必能移的，我且坐这堂中，你那个能移我出大门之外？”只见左班一个徒弟道：“小徒能移。”梵志道：“你移我。”这徒把手一挥，只见屋内猛虎跳出，张牙舞爪，直奔梵志。梵志身也不动，把手也一挥，那虎弭耳攒蹄伏地，一时出去。梵志笑道：“移我不动。”只见班中又一徒弟道：“小徒能移。”把手一招，屋内火光烈焰，直飞出来，望梵志身来烧着，梵志眼也不觑，把手一招，那火如遇天河水，息一般灭了。梵志大笑道：“移我不动。”班中又一徒弟道：“看小徒移师。”口中叫一声：“金甲力士何在？”只见半空里飞下一个金甲大汉，把梵志将要扯出屋外。却不防梵志也叫一声：“黄巾力士何在？”顷刻就是一位黄巾力士飞下救护。各各散去。梵志只叫移不动。班内却又一徒弟道：“看小徒移师。”他口中念念有词，只见左屋高山压顶，右屋大水倾潮，众徒见了俱慌，梵志越发大笑，也口中念念有词。顷刻大水倒流，高山平塌。口中只叫：“移不动我。”却只剩下道童在班中。梵志道：“你也没有智量移我。”道童双膝跪下，说道：“小徒怎敢把屋内师父逐移出大门之外，自取不敬师长之罪。纵有法术，也都是师父平日所传，只是万一师父外来，不肯进屋，坐在门外，小徒们设法移师进屋内，这于情理不背。就是师父有通神法术，不肯进门，小徒却有高出玄妙。非师传受的一用，不怕师父不往屋内飞走。”梵志听了，笑道：“这小小徒弟，到说的有理。”便走出大门，坐在地下，叫一声：“道童徒弟，何智量移我，看你使甚神通？”道童笑道：“师父在屋内，小徒已移出门外，又何有甚神通法术！”当时笑倒了众徒，喜坏了梵志，这众少年方才问道童名姓来历。道童乃说道：

小道自幼入仙门，蓬岛山中拜道真。  
然虽日侍丹炉鼎，也有闲工匀正文。  
餐霞服炁为灵药，炼得虚无养谷神。  
大道未成火候嫩，仙师点化也曾闻。

---

肯綮（qìng，音庆）——筋骨的结合处。比喻要害、关键的地方。